

学记今译

顾树森

人民教育出版社

學記今譯

顧 樹 森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出字第2號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景山東街)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統一書號：7012·312 字數：34 千

開本：787×1092公厘 1/32 印張：1 $\frac{5}{8}$

1957年4月第一版

1957年7月第一次印刷

北京：1—6,000 冊

*

定價(7) 0.16 元

目 录

前言	1
今譯	9
总结	42

前 言

首先，我要說明從事學記今譯的動機。我在去年暑期中編寫世界教育史講稿時，曾翻閱一些西方國家出版的世界教育史書籍，其中對於中國古代的材料，往往一字不提。這是因為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們違反事實，誇張西歐文化的作用，並且把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對立起來，認為西方文化好象是更高和更古的文化，東方古代文化是比較原始和後起的文化。它們在談到古代學校教育時，僅舉希臘雅典為例；談到古代教育思想和學說時，僅舉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為例。因之，就引起我無限的懷疑！難道東方各國學校的產生真是落後於西方麼？中國古代的教育思想和學說真是落後於西方麼？我們根據事實來證明，這種說法，可以肯定是錯誤的！

近來蘇聯教育史學家米定斯基在他所著的世界教育史中曾說：“學校最初是在奴隸占有制社會形成時期的古代東方各國產生的。……最初關於學校的記載，是在紀元前二千五百年前埃及‘古王國’的史料中看到的。……後來，由於商業的媒介，把萌芽期的文化和學校，從東方移到希臘。”^①從此足以證明世界上最初的學校，是在紀元前幾千年首先產生於古代東方各國，這就對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們的謬說作了徹底的駁斥。

① 米定斯基著，叶文雄譯：世界教育史，三聯書店出版，9—11頁。

又学校的产生与象形文字是有关联的。苏联专家杰普莉茨卡娅教授在她所編的世界教育史讲义中曾說：“若从文字的历史来講，可断定說，在象形文字以前，就有图形文字，只是在图形文字的基础上才出现了象形文字，出现了古代东方各民族的楔形文字，出现了字母文字。中国各民族的象形文字的出现，比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前还要早得多，所以认为学校产生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前的埃及的这种看法，就值得怀疑了！……而中国的文字和学校，在更早的时期已经出现。”①

又据我国古籍的記載，董仲舒、孔穎达一派学者，也曾說唐、虞以前五帝时代（公元前二千七百年間）已有大学，名曰成均。②从此更足以証明世界古代的学校，不但最早产生于古代东方各国中的埃及，而且最早产生于古代东方的中国。

由于中国图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出现最早，从而断定中国古代学校的产生在各国历史上亦为最早，这是无可置辨的事实。由于中国古代学校产生得最早，从而学校制度、教育理論和教学方法，也必然最早就形成、发展起来。发掘和整理我国教育遗产，以丰富教育理論并充实教育史的内容，是我们研究中国教育史的人当前最重要的責任。

学記是我幼时的讀物，至今还能背誦。它的内容，主要是記載我国古代教人授学的方法，以及教学上成功和失败的教訓，所以就用学記这个名称。它首先闡明教育的目的，教育的

① 杰普莉茨卡娅著：世界教育史讲义，第15頁。 ② 文王世子註：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又大司乐疏：孔穎达云，尧以上当代学亦各有名，无文可知；但五帝总名成均，当代則各有別称。

任务与作用，古时教育的制度，视学与考查学生学业成绩的方法；其次，述及教与学的相互作用，正课学习与课外作业的相互结合，教育上得失的原由，以及问答方法的运用；最后，则提出教师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和尊师重道的必要性。它的文字虽然很简约，但含义却很深奥，其中所阐明的教育原理和方法，与近代教育学上所讲述的，颇多近似之处。因此，学记这一篇著作，可称为中国古代教育学的雏形，也可说是中国教育史甚至世界教育史上第一篇非常辉煌的有关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偉大著作。这是极可宝贵的教育遗产，值得我们研究并予以发扬光大的。可是，它的文字虽然并不很长（全部只有二十节，总计字数不过一千二百二十九字），但由于古今语文的不同，有若干部分过于简约、艰深，使人不易了解，实有加以译释的必要。因之就引起我从事今译的动机。

其次，我在译述之前，必须说明礼记一书的来源，因为“学记”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礼记一书，究为何人所著，其说不一。有人说：“礼记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礼残缺，无复能明。……至孔子歿后，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故编而录之以为记也。”^①这是说礼记一书，是孔门弟子各就自己所闻而作的一种记录。也有人说：“礼记之作，杂出于汉儒，然其间圣门绪余其格言甚多，如乐记、学记、大学之类，无可议者。”^②这是说礼记中的大部分为汉儒所作，惟其中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各

① 郑玄著：六艺论。 ② 卫湜著：礼记集说统说中河南程颢和張橫渠所述。

篇，出于孔門弟子所傳的記錄。

自从秦始皇焚书之后，我国古代的經典記載留存在世間的很少。到了汉代，就改变先秦政策，“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①到了汉孝武帝时，“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②因之各地民間，就把从“山巖屋壁”中所发现的古书，都捐献给政府。至礼記四十九篇的来源，为历来經学家爭論很烈的問題。据汉书艺文志所載“汉兴，高堂生傳士礼十七篇；”至汉武帝时，河間献王得孔氏壁中的古礼五十六卷，記百三十一篇，捐献出来。^③从此而后，汉人对于古礼的研习，各有专家傳授。据汉书艺文志儒林傳所載，“傳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到了汉末郑玄撰六艺論云：“五傳弟子者高堂生、蕭奋、孟卿、后蒼及戴德戴圣为五，……今礼行于世者，二戴之学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礼是也。（今所存于世者仅三十九篇）戴圣傳礼四十九篇，則此礼記是也。”从此可知后人把这礼記一书，认为大部分是汉儒所作，是不无相当理由的。

但是，到了唐初陆德明在經典釋文叙录中，又引晋司空长史陈邵周礼論序云：“戴德刪古礼二百十四篇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圣刪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記。后汉馬融卢植考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記是也。”从此以后，就有小戴刪大戴礼以成礼記的說法。而在隋书經籍志中更加傳会此說，以为“汉初河間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傳之者。

① 汉书艺文志卷十。 ② 同註①。 ③ 郑玄著：六艺論。

至刘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乐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圣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汉末馬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記一篇，合為四十九篇。”從此又有小戴刪大戴記為四十六篇，而由馬融增益三篇而為四十九篇的說法。

到了清代，各家學者始力駁小戴刪改大戴記的說法。戴东原以為刘向別錄已說礼記為四十九篇，小戴弟子桥仁（汉武帝時人）已著礼記章句四十九篇，（見戴东原集大戴礼記目錄后語）依此，則所說馬融增益三篇始成為小戴礼四十九篇之說，絕不可靠。此後，錢大昕亦以為小戴記並非刪大戴記而成，（詳見廿二史考異漢書考異）陈寿祺在左海經辨中亦力斥小戴刪大戴記說法的謬誤。從此，方知周礼論序與隋書經籍志所載戴圣刪大戴礼為四十九篇，以及戴圣刪大戴記初為四十六篇，後由馬融增加三篇而成為四十九篇之說，都是不足信的。

再次，要說明學記作者的學派和它的要求。根據上面所述，礼記一書四十九篇中大部分為汉儒所作，惟乐記、學記、大學、中庸等各篇，都是出于孔門弟子所傳的記錄，似无可置議者。但孔門弟子眾多，孔子歿後，自成派別。據韓非子顯學篇所載，儒家分為八派：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而子思之儒、孟氏之儒和乐正氏之儒，這三系是有相互關聯，實出于一系。因為孟氏是無疑的指孟軻而言，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而乐正氏當即為孟子的弟子

乐正克，① 学記是属于这一派儒者所作的。

依照郭沫若先生的主張，礼記中大学和中庸二篇，是属于孟学的，尤其是大学一篇，以性善为出发点，且断定为“乐正氏之儒的典籍。”② 学記与大学相为表里，大学所述的是大学的目的，而学記所述的，是大学教学的方法；大学中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在“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学記則主張做到“化民成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的理想，这足以証明大学与学記实有相互发明之处。由于大学既属于孟学而为乐正克所作，因之就可推想到学記的作者，可能亦出于乐正克，③ 而属于思孟学派这一体系的。

又有人认为“学記”为子夏后学汉經师家董仲舒氏所作。董氏确是汉儒中的純儒，④ 与魯共王、河間献王同时。他所发表的主張，俱見于春秋繁露一书中。清陆奎勋云：“王制略言建学之法，孝景俱未举行。武帝举賢良方正，董广川乃以設庠序、兴大学、置严师为急务，此篇（指学記）殆繼王制而作者歟。”⑤ 从此就有人认为学記中文字，与董氏所著春秋繁露和对策中的文体語句頗多类似之处。如学記中常引用古书而加以結論曰，“此之謂也，”“其此之謂乎，”而春秋繁露中亦多采用同样的語句。还认为董氏的思想和主張，亦往往与学記中所載有相互发明之处。如学記主張“化民成俗，”董氏对策中有“古者修教訓之官，务以德化民；”（对策三）学記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董氏則說“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

① 郭沫若著：十批判书，（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128頁。

② 同前书，137頁。③ 同前书，138頁。④ 朱子語类卷87。

⑤ 續礼記集說引。

不学，不成其德；”(对策二)学記中特別強調“繼志”“务本”，董氏則有“重志”“重本”（玉環第二）的主張，因之就認定学記為董仲舒所作。^①

但董氏既有此著述，何以當時不與春秋繁露各篇同樣發表行世？編撰禮記者何以必欲隱作者姓名而列入于四十九篇中？僅就文字上和主張內容上相類似來證明，實不足為董氏所作的有力根據，今姑附此說以待今后的考證。

從上面所述，可知学記是寫作于戰國后期而為樂正氏一派儒者的作品，它是繼承思孟一派觀點而從性善出發的，可能是孟軻弟子樂正克所作。作者鑒于政教分工官師分立以後，公家教育無人注意，而私人講學，雖一時風起雲湧，但亦僅注意記誦之學。因之，作者就一方面總結過去私人教學的寶貴經驗，提出了有關教學方法和教育原理的主張，來說明教育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反對當時統治者對教育的輕視，要求統治者從“建國君民”的目的出發，提出了“化民成俗必由于學”的教育任務，來說明教育的重要性，以實現“近悅遠懷”的理想政治，是具有現實的積極因素的。

又次，要述明譯述時參考資料的依據。由於禮記全部文字的深奧，讀者不易了解，学記當然不能例外。因此，後人對於禮記的註釋很多，而且各家所註解的也頗不一致，所謂“訓詁家紛紜聚訟，莫決從違。”其中比較最著名的，在漢代的末年，有馬融的弟子鄭玄（康成）作禮記註；南北朝時為鄭註義疏的，南有皇侃，北有熊安生。到了唐代貞觀年間孔穎達修禮記

① 杜通明著：学記考釋。

正義，亦宗鄭註而以皇氏為本，以熊氏為輔，即後人所稱“鄭註孔疏”，為一般學者研習禮記的重要依據。到了宋代則有昆山王昶所撰的禮記集說，是集合各家經說凡百四十四家，各著其姓氏，成為百六十卷，頗可稱為賅博之書。到元代則有吳澄作的禮記纂言，重定篇第；陳澧作的禮記集說，力求淺顯。清代漢學以考證為主，清初乾隆時，有孫希旦所著的禮記集解，道光時又有朱彬所著的禮記訓纂。以上這些著述，大都以“鄭註孔疏”為主，吸取它的精華，刪除它的繁蕪，並酌加歷代各家解釋而附以己意，都可作為研習禮記的重要參考資料。我在今譯中的註釋，都是以上列各書作依據，凡經文釋義有合於理而于義可通的則取之，凡有牽強附會而于理不可通的則舍之，然後再就原文的順序和語意，譯為現代語以闡明書中大意。末了加以案評，作為研究我國古代教育的參考。

最後，要說明此稿屢經修改的經過。我在初草此稿時，已經再三易稿，嗣經江蘇師範學院代為印出，分送各師範院校熟友，請求提出意見以備修正。我院於去年十二月舉行全校性科學討論會，這篇亦提出作為教育學教研組論文之一。參加這次討論的，有華東師範大學、浙江師範學院、南京師範學院、上海第一第二師範學院、安徽師範學院、揚州師專、無錫師專等十三個兄弟師範院校，和本院擔任教育學和歷史系的各位教授，發言頗為熱烈，不論對前言和總結方面，或對註釋和譯述方面，都提出些寶貴的意見。我都一一加以深切的考慮，盡量採納，以完成此稿。由於我水平的限制，可能還有不妥或錯誤的地方，希望讀者不吝指教！

一九五七年一月於江蘇師範學院

• • •

今 譯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諛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註釋]“發”是有开始发出和发布的意思。“慮”是謀慮或計劃。“憲”是法令或教令。① 周禮秋官朝士職有“慮刑貶”語。鄭註：“書慮爲憲”。杜子春解釋爲“憲謂幡書以明之”，是說古時統治者如果要發出自己的謀慮或計劃成爲法令，必先書寫于布帛上宣布出來，使大眾周知，故曰：“書慮爲憲”。② 所以“發慮憲”，就是發出的謀慮和法令。“求”是征求。“善良”是指品德善良的人士。“諛”說文云：“小也”。“聞”是聲聞名譽。“動衆”謂能聳動群眾所聞。③ “就賢”是說統治者能“屈己”以“禮賢下士”。“君子”，是指當時統治者的“天子”“諸侯”和“公卿大夫”。“化民成俗”，是說能開導群眾感化“人民”，使成爲善良的风俗習慣。“其必由學乎”的“學”字，兼指“學校”與“教學”而言。

① 爾雅釋詁：“憲、法也。”穆天子傳：“一受敕憲，”註“憲，敕令也。”

② 孫賾註著：周禮正義疏“……杜讀爲憲刑禁，謂書刑禁之事於布帛之幅，縣建宣布之，使衆共見。……”

③ 孫希旦著：禮記集解卷三十六，朱熹註：“動衆謂聳動衆聽。”

〔譯述〕古時的統治者在開始發出謀慮計劃和頒布法令政策的時候，能夠先時廣泛地徵求德行善良人士的意見，來輔助自己，這是個人的善行，僅能做到小有聲譽而已，還不足以聳動群眾的聽聞。如果能“卑躬屈己”以禮賢下士，並且能親近疏遠的人士，這雖然可以聳動群眾聽聞，但是還不足以感動群眾，教化“人民”。當時的天子諸侯和卿大夫，如果要以自己的“嘉言善行”來感化民眾，養成一種美好的風俗習慣，就非重視立學設教不可。

〔案評〕這一節是說明教育的目的和學校教育的重要性。當時的統治階級，已經知道教育與政治有密切的關係。因此，他們就要利用教育作為鞏固封建統治的武器，也就是想利用教育作為“君臨天下”統治廣大人民的工具。他們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使統治階級的子弟，先通過學校教育，來學習那些“聖人之道”，以便將來能利用群眾、掌握群眾，達到所謂“化民成俗”“近悅遠懷”的理想政治。所以從這樣的目的來重視教育，關心學習，還是偏重在上層統治階級的貴族子弟，而廣大勞動人民的子弟，還是受不到教育的。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註釋〕“古之王者”指古時統治階級的君王。“建國君民”是建設國家統治人民的意思。“教學”是指當時在王宮之內，則設“師保”以教君王的貴族子弟，王宮之外則設立大學和

“庠”“序”等学校以教士大夫阶层的子弟。^①“建國”以教为先，“君民”以学为先，故曰，教学为先。^②“兌命”当讀作說（音悅）命，是尚書篇名。^③“典”是主的意思。^④

[譯述]玉質虽美，如果不經雕琢，便不能成为精美的器物。人有天賦，如果不經学习，就不能明白道理。所以古代帝王要建立国家以統治人民，沒有不把設立学校使人人能入学受教，当做首要任务。尚書說命篇中說：“人君應當始終不忘以設立學校為主”，就是这个意思。

[案評]这一节是在說明教育的任务与作用。当时的統治階級，既然知道学习的重要性，就必须以广設学校教育他們的子弟为首要任务。其主要目的，无非要借推行教育来“建國君民”，巩固封建統治的政权。他們以为教育的作用，是要使人“知道”，这个“道”，是封建社会中“貴賤”“尊卑”“長幼”的“道”，也就是中庸上所說的“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的五倫之道，大学上所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封建統治階級就要利用学校通过教育，来宣傳这种封建的倫常思想和修齐治平的道理，使劳动人民不敢“犯上作亂”，从而維持社会秩序，巩固統治者的政权，这就是他們“立學施教”的主要任务。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

① 郑康成註“教學”謂：“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則有大庠庠序之官”（礼記集說卷八十八）。② 衛湜著：礼記集說卷八十八，李文叔註語。③ 郑康成註：“兌當作說”高宗夢傳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礼記集說卷八十八）。④ 广雅釋詁：“典，主也。”周礼天官“典婦功”，註：“主也。”

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註釋〕“肴”是魚肉的一類，凡是煮熟而食的，都稱肴。“嘉”和“旨”，都是美的意思。“至道”，是高深至極的道理，即大學上所說的在“止於至善”。“知不足”，是說一個人一經學習後，便會認識到自己有不足的地方。“能自反”，是說能“反躬自省”，“反求諸己”，從而加緊學習。“知困”是說一經教人，便會感到困難。“能自強”，是說自己遇到了困難，便要“自強不息”，加強鉅研，不敢懈怠。“教學相長”，是說教之中必有學，學之中必有教，教與學二者能相互得益，彼此發生作用的。“學學半”，上面個學字，應讀作“斆”，（音效）是教的意思；下面個學字，是學習的意思。①這就是說教人的一半在教，一半在學；而學習的人，也是一半靠人來教，一半靠自己去學。

〔譯述〕雖然有嘉美的饌肴，自己不去吃它，就無從知道它的美味；雖然有高深至極的道理，自己不去學習它，也無從知道它的好處。凡是人必須通過學習，才能知道自己的缺點而感到有不足的地方。教人的也必須經過施教的過程，才能感覺到自己學問的不夠，隨時有遇到困難的地方。求學的知道自己的不足，就應該“反而求諸己”，努力學習以求進步。施教的知道自己有困難，就應該加強進修，日夜不息地

① 嚴陵方慤曰：上學字，宜讀曰“斆”。說命亦作“斆”。“斆”即教也。禮記集說卷八十八。

去专心钻研，再也不敢懈怠。所以说：教与学是能彼此相长，相互发生作用的。尚书说命篇说：“教與學各半，”就是这个意思。

〔案評〕这一节，是說明教学并重和教与学相互发生作用的道理。同时，并指出学生的学习，虽然必須依賴于教师的領導，但教师的作用，仅仅占了一半，其余的一半，必須靠学生自己的努力和思考。而教师虽然以教人为主，但遇到困难的时候还須补修学业以求精进，所以教师也是教人和学习各占其半。这种“教學相長”和教学各半的原理，是极可宝贵的見解，值得我們重視。学生如果完全依賴教师在課堂上的傳授，不肯自己运用思考，努力钻研；教师如果抱着故步自封的态度，一知半解，自以为是，不肯再去进修以求得新知識；那末，他們就都犯了教学上的大病，与教学相长的原則是不相符合的。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註釋〕“古之教者”，是指古代施教者而言。古代“立學設教”，与地方制度的組織有相联的关系。案周礼所載：百里以內，是乡的組織，百里以外，是遂的組織。六乡之內，“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六遂之內，“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①这是地方乡遂組織的制度。

“家有塾”，是指二十五家的閭而言，所謂閭內“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受教於

① 孙贻趾著：周礼正义卷十九、卷二十九。

塾。”①这种塾学，实在是利用农民冬季余暇，使他們入塾就教，还不是常年設立的学校。即所謂“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云門側之堂謂之塾者。”②

“黨有庠，術有序”，“術”應讀作遂，因“聲之誤也”。③“庠”與“序”，都是学校的名称。乡中每五百家为党，党内設学名曰“庠”，是教閭中所升的子弟；每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遂中設学名曰“序”，是教党学所升的子弟。④

“國有學”的國字，是指天子所在的首都及諸侯的國。“周禮天子立四代學以教世子、羣後之子及鄉中俊選所升之士也，而尊魯亦立四代學餘諸侯於國但立時王之學，故云‘國有學’。”⑤天子所設的大学，規模宏大，計分“辟雍”“成均”“上庠”“東序”“瞽宗”五院。因为辟雍居中，周环以水，故大学可統称为“辟雍”。諸侯之学，規模較簡單，仅有一院，半环以水，故称“類宮”。⑥

又据新說云：“周人設庠序學校，具於六鄉六遂之中，非謂一處設一學而已。周官州長言射於州序，則所謂序者，州亦有之，而不獨有於遂也。黨正言飲酒於序，則所謂黨者又有序矣，不獨有於庠也。……鄉飲酒曰：迎賓於庠門之外，則所謂庠者，鄉亦有之，不獨有於黨也。”从此可知庠序学校之制，在乡遂中都有，不仅党有庠、遂有序也。

〔譯述〕中国古代，也曾广設学校以施行教育，它的制度，是

① 礼記正义孔穎达疏。 ② 同註①。 ③ 卫湜著：礼記集說，郑康成註。 ④ 同註①。 ⑤ 同註①。 ⑥ 礼記王制